大莊嚴論經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大莊嚴論經卷第六

馬鳴菩薩造

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（三一）

復次，有實功德堪受供養，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信心供養。

我昔曾聞，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，討東天竺，既平定已，威勢赫振福利具足，還向本國，於其中路有平博處，於中止宿。爾時彼王心所愛樂，唯以佛法而為瓔珞，即在息處遙見一塔，以為佛塔，侍從千人往詣塔所，去塔不遠下馬步進，著寶天冠嚴飾其首，既到塔所歸命頂禮，說是偈言：

「離欲諸結障，　　具足一切智，

　於諸仙聖中，　　最上無倫疋。

　能為諸眾生，　　作不請親友，

　名稱世普聞，　　三界所尊重。

　棄捨於三有，　　如來所說法，

諸論中最上，　　摧滅諸邪論。

我今歸命禮，　　真實阿羅漢。」

爾時彼王，以念如來功德之故稽首敬禮，當作禮時塔即碎壞，猶如暴風之所吹散。爾時彼王見是事已甚大驚疑，而作是言：「今者此塔無觸近者，云何卒爾無事散壞？如斯變異必有因緣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帝釋長壽天，　　如是尊重者，

合掌禮佛塔，　　都無有異相。

十力大威德，　　尊重高勝人，

大梵來敬禮，　　佛亦無異相。

我身輕於彼，　　不應以我壞，

為是呪術力，　　厭道之所作。」

王說偈已，以塔碎壞心猶驚怖，而作是言：「願此變異，莫作災患當為吉祥，令諸眾生皆得安隱。我從昔來五體投地禮百千塔，未曾虧損一塵墮落，今者何故變異如是？如斯之相我未曾見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為天阿修羅，　　而共大戰鬪？

為是國欲壞，　　我命將不盡？

將非有怨敵，　　欲毀於我國？

非穀貴刀兵，　　不有疾疫耶？

非一切世間，　　欲有災患耶？

此極是惡相，　　將非法欲滅。」

爾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怪，即便向王作如是言：「大王！當知此非佛塔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尼揵甚愚癡，　　邪見燒其意，

斯即是彼塔。　　王作佛心禮，

此塔德力薄，　　又復無舍利，

不堪受王敬，　　是故今碎壞。」

迦膩吒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，身毛皆豎悲喜雨淚，而說偈言：

「此事實應爾，　　我以佛想禮，

此塔必散壞，　　龍象所載重，

非驢之所堪。　　佛說三種人，

應為起塔廟，　　釋迦牛王尊，

正應為作塔。　　尼揵邪道滅，

不應受是供，　　不淨尼揵子，

不應受我禮。　　此塔崩壞時，

出於大音聲，　　喻如多子塔。

佛往迦葉所，　　迦葉禮佛足。

『是我婆伽婆，　　是我佛世尊。』

佛告迦葉曰：　　『若非阿羅漢，

而受汝禮者，　　頭破作七分。』

我今因此塔，　　驗佛語真實。」

如此木石無有心識，而為尼揵作明證驗，知非一切智。王見是已於大眾前歡喜踊躍，倍生信心容顏怡悅，而作是言：「南無婆伽婆！一切所尊解脫之師，釋迦牟尼佛師子吼言：『此法之外，更無沙門及婆羅門。』佛語真實無有錯謬。諸有眾生一足二足、無足多足，有色無色、有想無想，乃至非想非非想，於此眾中唯有如來最為尊勝。舉要言之，佛所說者今日皆現，一切外道不如草芥，況復尼揵師、富蘭那迦葉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我是人中王，　　不堪受我禮，

況復轉輪王，　　阿修羅王等！

此塔於今日，　　如為大象王，

牙足之威力，　　摧破令碎壞。

身具四種結，　　故名尼揵陀。

猶如大熱時，　　能除彼熱者，

名為尼陀伽；　　如來佛世尊，

能斷一切結，　　真是尼陀伽。

以是於今者，　　尼揵諸弟子，

及諸餘天人，　　皆應供養佛。

佛種族智慧，　　名稱甚廣大，

如此之塔廟，　　天人阿修羅，

若其禮敬時，　　無有傾動相。

猶如蚊子翅，　　扇於須彌山，

雖盡其勢力，　　不能令動搖。」

是故若人欲得福德，宜應禮拜佛之塔廟。

（三二）

復次，若人學問，雖復毀行，以學問力尋能得道，以是義故應勤學問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，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丘所，聽其說法。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，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，為凡夫心結使所使，與此婦女共為言要。婦女言：「汝今若能罷道還俗，我當相從。」彼時比丘即便罷道。既罷道已，不能堪任世間苦惱，身體羸瘦不解生業，未知少作而大得財，即自思惟：「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？」復作是念：「唯客殺羊，用功極輕兼得多利。」作是念已求覓是處，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，遂與屠兒共為親友。於賣肉時，有一相識乞食道人，於道路上偶值得見，見已便識頭髮蓬亂，著青色衣身上有血，猶如闍羅羅剎，所執肉稱悉為血污。見其稱肉欲賣與人，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：「佛語真實！凡夫之心輕躁不停，極易迴轉。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，何意今日忽為斯事？」作是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若不調馬，　　放逸造眾惡，

云何離慚愧，　　捨棄調伏法？

威儀及進止，　　為人所樂見，

飛鳥及走獸，　　覩之不驚畏。

行恐傷蟻子，　　慈哀憐眾生，

如是悲愍心，　　今為安所在？」

凡夫之人其心不定，正可名為沙門婆羅門數，是故如來不說標相；若得見諦真實，是名為沙門及婆羅門。復說偈言：

「勇捍而自稱，　　謂己真沙門，

為此不調心，　　忽作斯大惡。」

說是偈已，尋即思惟：「我於今者作何方便令其開悟？如佛言曰：『若教人時，先當令其於四不壞生清淨信，此四不壞能令眾生得見四諦。』今當為說作業根本。」作是念已而語之言：「汝於今者極善稱量。」時賣肉者作是念言：「此比丘既不買肉，何故語我極善稱量？」作是念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此必有悲愍，　　而來見濟拔！

如斯之比丘，　　久離市易法，

見吾為惡業，　　故來欲救度。

實是賢聖人，　　為我作利益！」

說是偈已，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諸行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。思憶此已，即以肉稱遠投於地，於生死中深生厭患，語彼比丘：「大德，大德！」而說偈言：

「欲味及欲過，　　何者為最多？

我以慚愧[革*玄]，　　捉持智慧秤。

思量如此事，　　心已得通達，

不見其有利，　　純觀欲衰患。

以是故我今，　　宜應捨離欲，

往詣於僧坊，　　復還求出家。

我今為欲作，　　身苦極下賤，

雖是現在身，　　即如墮惡道。

我昔出家時，　　濾水而後飲，

悲愍護他命，　　無有傷害心。

今日如惡鬼，　　食人精血者，

我今樂殺害，　　習而不能捨。

善哉佛所說，　　親近於欲者，

無惡而不造。　　我今為欲使，

衰苦乃至此。　　一切種智說，

四諦我未證，　　從今日已去，

終不更放逸。　　十力尊所說，

前為放逸者，　　後止更不作，

如月離雲翳，　　明照于世間。

是故我今當，　　專心持禁戒，

設頭上火然，　　衣服亦焚燒，

我當堅精進，　　修行調順法，

斷難伏結使，　　必令得寂滅。

假毀絕筋脈，　　形體皆枯乾，

不見四諦者，　　我終不休息，

先滅結使怨，　　得勝報施恩。」

爾時比丘知其心念，彼智慧火方始欲然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今若出家，　　必應得解脫，

迦梨與僧鉗，　　及以質多羅，

如此等比丘，　　皆七返罷道，

後復還出家，　　獲得阿羅漢。

十力世尊戒，　　汝亦不毀犯，

汝不起邪見，　　汝有多聞智，

生於厭離善，　　修習寂靜樂。

汝有多聞燈，　　結使風所滅，

汝還修多聞，　　必至無畏方。

為結之所漂，　　當依修定力，

修定得勝力，　　明了見結使。

由汝常修集，　　故樂出家法，

心近善功德，　　為結使所壞，

修集於正道，　　是意捉結使，

如象絕羈靽，　　自恣隨意去。」

時罷道比丘即捨惡業，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。

（三三）

復次，若欲莊嚴無過善業，是故應當勤修諸善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田夫聰明黠慧，與諸徒伴共來入城。時見一人，容貌端正莊嚴衣服，種種瓔珞服乘嚴麗，多將侍從，悉皆嚴飾瓌瑋可觀。彼聰明者語諸行伴：「不好不好。」同伴語言：「如此之人威德端正，深可愛敬有何不好？」聰明者言：「我自不好，亦不以彼用為不好，由我前身不造功德，致使今者受此賤身，無有威勢人所不敬。若先修福，豈當不及如此人者，是故我今應勤修善，必使將來有勝於彼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彼捨於放逸，　　修善獲福利，

我由放逸故，　　不修功德業，

是以今貧賤，　　下劣無威勢，

我今自愧責，　　故自稱不好。

我今自觀察，　　窮賤極可愍，

結使所欺誑，　　放逸之所壞，

自從今以後，　　勤修施戒定，

必使將來生，　　種姓好眷屬，

端正有威德，　　財富多侍從，

眾事不可嫌，　　為世所尊敬；

莫如今日身，　　自悔無所及。

惡心為我怨，　　欺我致貧賤，

心能自悔責，　　修善得快樂。

設造惡業時，　　眾善都不生，

制心修善者，　　榮樂無不具。

世間語不虛，　　善惡報差別，

佛說八正道，　　能至於涅槃。

若心著財利，　　富貴及榮勝，

求於後有者，　　不免衰老患，

我當勤精專，　　趣向無畏方。

譬如醉畫師，　　畫作諸形像，

醒已覺其惡，　　除滅作勝者。

先世愚癡故，　　造作今惡身，

今當滅惡業，　　將來求勝報。

見惡果報已，　　智者深自責。」

（三四）

復次，若聞善說應當思惟，必得義利，是故智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。

我昔曾聞，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。佛告阿難：「是大毒蛇。」阿難白佛：「是惡毒蛇。」爾時田中有一耕人，聞佛、阿難說有毒蛇，作是念言：「我當視之，沙門以何為惡毒蛇？」即往其所見真金聚，而作是言：「沙門所言是毒蛇者，乃是好金。」即取此金，還置家中。其人先貧衣食不供，以得金故，轉得富饒衣食自恣。王家策伺怪其卒富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，先所得金既已用盡，猶不得免，將加刑戮。其人唱言：「毒蛇。阿難！惡毒蛇。世尊！」傍人聞之，以狀白王，王喚彼人而問之曰：「何故唱言：『毒蛇。阿難！惡毒蛇。世尊！』」其人白王：「我於往日在田耕種，聞佛、阿難說言毒蛇，是惡毒蛇。我於今者，方乃悟解實是毒蛇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諸佛語無二，　　說為大毒蛇，

阿難白世尊，　　實是惡毒蛇。

惡毒蛇勢力，　　我今始證知，

於佛世尊所，　　倍增信敬心，

我今臨危難，　　是故稱佛語。

毒蛇之所螫，　　正及於一身，

親戚及妻子，　　奴婢僮僕等，

一切悉無有，　　而受苦惱者；

財寶毒蛇螫，　　盡及家眷屬。

我今於財寶，　　及與親戚等，

視如惡毒蛇，　　瞋恚發作時。

智者宜速離，　　如捨惡毒蛇，

應速求出家，　　行詣於山林。

誰有智慧者，　　見聞如此事。

而當著財寶，　　封惑迷其心？

我謂得大利，　　而反獲衰惱。」

王聞偈已，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今能信敬，　　悲愍之大仙，

所說語真實，　　未曾有二言。

先所伏藏財，　　盡以用還汝，

更復以財寶，　　而以供養汝。

能敬信調御，　　善逝實語故，

大梵之所信，　　拔梨阿修羅，

天王及帝釋，　　我等與諸王，

城中諸豪族，　　婆羅門剎利，

尊勝智見人，　　無不信敬者。

能同我信故，　　現得於花報，

今信最信處，　　應獲第一果。」

（三五）

復次，諸欲求利者，或得或不得，有真善心者不求自得利實，無真善心者為得貪利，故應作真善心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國王，時輔相子其父早喪，其子幼稚未任紹繼，錢財已盡，無人通致可得見王，窮苦自活。遂漸長大有輔相才，理民斷事一切善知，年向成立盛壯之時，形體姝大勇猛大力才藝備具，作是思惟：「我今貧窮，當何所作？又復不能作諸賤業。今我無福，所有才藝不得施行，復不生於下賤之家，又聞他說是偈言：

「『業來變化我，　　窮困乃如是，

父母之家業，　　今無施用處。

下賤所作業，　　非我所宜作，

若我無福業，　　應生下賤家。

生處雖復貴，　　困苦乃如是，

賤業極易知，　　然我所不能。

當作私竊業，　　使人都不知，

正有作賊業，　　覆隱人不覺。

腰繫二箭筒，　　并持鋼利劍，

縛[蹲-酋+(十/田/厶)]手秉弓，　　種種自莊嚴，

喻如師子兒，　　都無有所畏。』」

說是偈已作是思惟：「設劫餘處或令他貧，我當劫王。」作是念已，至王宮中詣王臥處，王覺有賊怖不敢語，持王衣服并諸瓔珞取安一處。時王頭邊有一器水，邊復有灰，飢渴所逼，謂灰是麨和水而飲，飲已飽滿，乃知是灰。即自思惟：「灰猶可食，況其餘物？我寧食草，何用作賊？先父以來不為此業。」即棄諸物還來歸家。王見空出，歎言善哉！即喚其人而語之言：「汝今何故既取此物，還置於地而便空去？」白言：「大王！聽我所說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何故作非理？　　以為飢渴故，

灰水止飢渴，　　是故息賊心。

今知是飢渴，　　易可得止息，

我飲灰水已，　　擲器著地中，

慚愧生悔恨，　　不復更造惡。

大王應當知，　　我非凡庶人，

乃是輔相子，　　由家窮困故，

故來至王宮，　　造作非法事。

從今日已去，　　常欲飲灰水，

食草而自活，　　不為偷盜業。

我家昔先人，　　自有家禮教，

寧當自滅身，　　不毀舊法訓。」

王見此事歎未曾有，稱種姓子真實不虛，雖有愆過尋能改悔，即說偈言：

「貧窮壞志耐，　　并棄於慚愧，

凡下鄙惡人，　　速疾造惡業。

以己家法鉤，　　能制非法象，

汝能自抑心，　　不違家教法，

能有是賢行，　　還襲汝父處。

汝今除癡心，　　能作難有事，

我今極歡喜，　　用汝為輔相。

不須覆觀察，　　我已見汝行，

心堅志勇健，　　兼復有智能。

我今自見知，　　斯事實難有，

才業倍勝父，　　以心真善故。」

是故智者，當作真實，不應虛偽。

（三六）

復次，現在結使雖復不起，若未斷結，結使之得猶故成就，如以冷水投熱湯中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師共一弟子，於其冬日在煖室中，見有火聚無有烟焰。師語弟子：「汝見是火無烟焰不？」弟子言：「見。」師語弟子：「汝著乾薪烟即時起。」復言：「口吹，火焰乃出。」師為弟子，而說偈言：

「先火無烟焰，　　慈心不淨觀，

現在結不生，　　如火無烟焰。

如火得乾薪，　　烟焰俱時起，

心火遇因緣，　　值惡知識時，

瞋恚烟便起，　　若覩好色時，

貪欲火熾然。　　是故應斷得，

成就具三明，　　為斷貪瞋癡，

應勤修精進。　　明行足斷心，

結使草不生，　　喻如常行道，

眾卉皆不出。　　貪欲及瞋恚，

未遇緣不起，　　根本未斷故，

遇緣還復發。　　喻如得瘧病，

四日定發現，　　於三二日時，

遇緣還復發。　　又似世俗定，

掩按結不起，　　都無有患相。

欲如毒樹根，　　不拔芽還生，

如人耻白髮，　　并剃其黑者，

剃之未久間，　　白髮尋還生。

不永斷結使，　　其事亦如是，

欲結及瞋恚，　　逼戒行機關，

對治隱不起。　　不造身口業，

便生難有想，　　結使後還起，

毀犯於戒行。　　貪嗜著五欲，

如蛇隱入穴，　　還出則螫人。」

（三七）

復次，施為解脫不為財物，若為財物不名為施，若為解脫則得無生及涅槃樂，是故智者應為解脫而行布施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檀越詣僧房設會，檀越知識道人語上座言：「今日檀越飲食精細，好為

檀越耐心說法。」是時上座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，善知他心深觀察之，為何事故而設此會，乃知此會為財利故。爾時上座為此檀越說三惡道苦，而作是言：「善哉善哉！檀越汝今所設供養，極是時施，色香美味皆悉具足，極為清淨，三惡道中無所乏少。」時知識道人語上座言：「何以為他呪願三惡道中都無所乏？」時僧上座語彼道人子：「我雖年老倒錯說法，然此檀越不習於戒，結使所使，我觀彼心故作是說，此檀越為五欲樂及財寶畜生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施者所生處，　　財寶極廣大，

以恃財寶故，　　能令起憍慢。

憍慢越法度，　　盲冥愚凡夫，

以越法度故，　　則墮三惡趣。

處於三惡道，　　猶如己舍宅，

若生人天中，　　如似暫寄客。

是故戒施伴，　　俱受於涅槃，

戒能得生天，　　施能備眾具，

所作為解脫，　　必盡於苦際。

譬如種藕根，　　花葉悉具得，

其根亦可食。　　修行於施戒，

親近解脫林，　　快樂喻花葉，

根喻於解脫。　　是故修戒施，

必當為解脫，　　不應為世利。」

（三八）

復次，離諸難亦難，得於人身難，既得離諸難，應當常精勤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小兒聞經中說：「盲龜值浮木孔，其事甚難。」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，擲著池中，自入池中低頭舉頭欲望入孔，水漂板故不可得值。即自思惟：「極生厭惡，人身難得，佛以大海為喻，浮木孔小盲龜無眼，百年一出實難可值。我今池小其板孔大，復有兩眼日百出頭，猶不能值，況彼盲龜而當得值？」即說偈言：

「巨海極廣大，　　浮木孔復小，

百年而一出，　　得值甚為難。

我今池水小，　　浮木孔極大，

數數自出頭，　　不能值木孔。

盲龜遇浮木，　　相值甚為難，

惡道復人身，　　難值亦如是。

我今值人身，　　應當不放逸，

恒沙等諸佛，　　未曾得值遇。

今日得諮受，　　十力世尊言，

佛所說妙法，　　我必當修行。

若能善修習，　　濟拔極為大，

非他作己得，　　是故自精勤。

若墮八難處，　　云何可得離？

世間業隨逐，　　墜墮於惡道。

我今當逃避，　　得出三有獄，

若不出此獄，　　云何得解脫？

畜生道若干，　　歷劫極長久，

地獄及餓鬼，　　黑闇苦惱深。

我若不勤修，　　云何而得離，

嶮難諸惡道？　　今日得人身，

不盡苦邊際，　　不離三有獄，

應當勤方便，　　必離三有獄。

我今求出家，　　必使得解脫。」

（三九）

復次，財錢難捨，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起輕想。

我昔曾聞，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多浮，時王遊獵偶值一塔，即以五錢布施彼塔。有一旃陀羅遙唱善哉！即遣使捉將至王所。時王語言：「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？」彼人白王：「施我無畏然後當語。我於昔日於嶮道中劫掠作賊，捉得一人急拳其手。我即思惟：『此人拳手必有金錢。』語令開手其人不肯，我捉弓箭用恐彼人，語言放手猶故不肯。我即挽弓向之，以貪寶故即便射殺，殺已即取得一銅錢。寧惜一錢不惜身命。如

今大王無逼惱者，能持五錢用施佛塔，是故我今歎言善哉！」即說偈言：

「挽弓圓如輪，　將欲害彼命，
彼寧喪身命，　不肯輸一錢。
我見如此人，　捨命不捨錢，
是故我今者，　見有捨錢者，
生於希有想，　歎言難可作。
不見有弓刀，　強逼大王者，
亦無有畏忌，　開意捨難捨，
苦求乃得錢。　是故我今日，
見有捨財者，　心生未曾有。
我自見其證，　極苦不肯捨，
大王今當知，　慳心難可捨。」

（四○）

復次，善觀察所作，當時雖有過，後必有大益。

我昔曾聞，有一比丘常被盜賊，一日之中堅閉門戶，賊復來至扣門而喚，比丘答言：「我見汝時極大驚怖，汝可內手於彼向中，當與汝物。」賊即內手置於向中，比丘以繩繫之於柱，比丘執杖開門打之，打一下已語言：「歸依佛。」賊以畏故，即便隨語歸依於佛。復打二下語言：「歸依法。」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。第三打時復語之言：「歸依僧。」賊時畏故言歸依僧。即自思惟：「今此道人有幾歸依？若多有者必更不見此閻浮提，

必當命終。」爾時比丘即放令去，以被打故身體疼痛久而得起，即求出家。有人問言：「汝先作賊造諸惡行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？」答彼人言：「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。我於今日遇善知識，以杖打我三下，唯有少許命在不絕。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者，若教弟子四歸依者，我命即絕。佛或遠見斯事教出比丘打賊三下，使我不死，是故世尊唯說三歸不說四歸，佛愍我故說三歸依不說四歸。」即說偈言：

「決定一切智，　以憐愍我故，

是以說三歸，　不說有第四。

為於三有故，　而說三歸依，

若當第四者，　我則無歸依。

我今可憐愍，　身命於彼盡，

我見佛世尊，　遠覩如斯事，

生於未曾有，　是故捨賊心。

有因麤事解，　或因細事悟，

麤者悟麤事，　細者解細事。

由我心麤故，　因麤事解悟，

我解斯事故，　是以求出家。」

大莊嚴論經卷第六